

彼得·潘

Peter Pan



青春励志系列
Youth and Growth

〔英〕詹姆斯·马修·巴里 / 著
岳玉庆 姜雪梅 刘玉红 / 译注



彼得·潘——一个充满魔幻、神奇的美丽故事

彼得·潘——迪斯尼的头号偶像，家喻户晓的动画人物

彼得·潘——这个不肯长大的男孩，影响着代代读者的成长

彼得·潘的快乐、勇敢，为每日庸庸碌碌生活的人们带来了可望不可即的梦想



音频文件
免费下载



中国宇航出版社

彼得·潘

Peter Pan

〔英〕詹姆斯·马修·巴里 / 著
岳玉庆 姜雪梅 刘玉红 / 译注



中国宇航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彼得·潘 = Peter Pan: 英汉对照 / (英) 巴里
(Barrie, J. M.) 著; 岳玉庆等译注. - 北京: 中国宇航
出版社, 2010.7

(青春励志系列)

ISBN 978-7-80218-770-2

I. ①彼… II. ①巴…②岳… III. ①英语-汉语-
对照读物②童话-英国-近代 IV. ①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1259 号

策划编辑 楚晓琦 战 颖 装帧设计 03 工舍
责任编辑 楚晓琦 刘 杰 责任校对 朱 祯

出 版 社 **中国宇航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阜成路 8 号 邮 编 100830
(010)68768548

网 址 www.caphbook.com/www.caphbook.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发行部 (010)68371900 (010)88530478(传真)
(010)68768541 (010)68767294(传真)

零售店 读者服务部 北京宇航文苑
(010)68371105 (010)62529336

承 印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80 × 1230 开 本 1/32

印 张 10 字 数 307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218-770-2

定 价 2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总序

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是人生最宝贵的时期。对青春而言，成长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是一个开始学习与社会相适应、学习如何与他人相处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智者的引导，需要从阅读中寻求价值参照。本套“青春励志丛书”为广大青少年读者精心编选了五部有关爱与成长的名著：《长腿叔叔》、《绿山墙的安妮》、《彼得·潘》、《秘密花园》和《安妮日记》，这些最有影响力的作品自出版以来畅销不衰，在世界各地常被选作英文教材或课外读物，为青少年的成长提供了情感的熏陶、心灵的滋养和智慧的启迪。

这五部名著记录了各个主人公动人的成长故事，表达了浪漫的青春情怀，洋溢着温馨阳光的气息。读者可以置身其中，体味别样的成长经历——孤女乔瑞莎给神秘的资助者“长腿叔叔”写了一封又一封没有回复的信，自强不息地走上了作家之路；喋喋不休的红发女孩安妮从孤儿院来到绿山墙后，用自己的爱心赢得了友谊，用丰富的想象力充实了自己的生活；彼得·潘是一个不愿长大也永远不会长大的小男孩，他在“永无乡”的海岛上与小伙伴们经历了许多童话般奇妙的事情；英国小姑娘玛丽因父母病逝被送到姑父克莱文先生的庄园，在那里她遇到了最神奇的事情，唤醒了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园；德籍犹太小姑娘安妮与家人朋友为躲避纳粹迫害被迫藏匿在“密室”中，用自己的坚毅与勇敢记下了自己成长的青春日记……

这也是一套可以让成年人从中获得感悟的双语读物。古罗马哲学家辛尼加说过：“青春并不是生命中一段时光，它是心灵上的一种状况。它跟丰润的面颊，殷红的嘴唇，柔滑的膝盖无关。它是一种沉静的意志，想象的能力，感情的活力，它更是生命之泉的新血液。”每个人都不能拒绝成长，阅读本套丛书，成年人可以重新体验青春时代成

长的历程，而且还可以与孩子一起阅读，一起成长，永远保持着最年轻的心态。

语言的学习离不开阅读，这在实践中早已被证实。著名英语教育家、语言学家许国璋说过：“光学几句干巴巴的英文不行，……不要总是把阅读的目的放在提高英文上，阅读首先是吸收知识，吸收知识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就吸收了语言。”阅读名著，不仅可以培养青少年读者的文学素养，更能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他们对英语语言的理解与学习能力。本套“青春励志丛书”编选的作品均是名家名作，语言流畅，风格清新，通俗易懂，采用英汉对照的形式并对难词加以注释，便于读者顺利地阅读。如果你是一位英语学习者，阅读本套丛书既可欣赏这些名著的原文风采，又可将原文与译文对比推敲，提高翻译水平。如果你是一名文学爱好者，阅读本套丛书则可以欣赏文字，提高文学素养，体味思想真谛。此外，为了让读者更好地学习本套丛书，编辑特地聘请外籍专家为本书的精彩篇章录音，听读青春励志经典定会让读者受益匪浅。

亲爱的读者，相信这套契合心灵的丛书，能够带给你成长的智慧，让你的青春具有独特的意义；能够默默浸润你的心房，给予你高贵而坚韧的人格力量。希望你们能快乐、健康地成长，开启别样的人生旅程！

编者

导读

《彼得·潘》是全球最经典的童话故事之一。作者詹姆斯·巴里（1860-1937）是英国著名的剧作家和小说家，一生为孩子们写了很多经典的童话故事和童话剧，《彼得·潘》是他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巴里正是凭借彼得·潘这一深入人心的儿童形象享誉世界。

童年的巴里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天真快乐，后来他的哥哥大卫意外去世，他的母亲悲痛万分，无暇顾及年幼的巴里。长大后的巴里一直渴望重拾童年的快乐，他把自己对童年生活的不舍和怀念倾注在自己创作的童话故事中。1897年，巴里住在伦敦肯辛顿公园附近，在下班的路上认识了经常在公园做游戏的几个孩子，他们用泥巴盖房子，用树枝搭城堡，挥舞着木剑和小道具，各自扮演着王子或恶魔。童心未泯的巴里加入了他们的游戏，还和他们成了好朋友，这几个孩子便是《彼得·潘》中人物的原型。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孩子——彼得·潘。他快乐、勇敢、骄傲，还会飞，喜欢在达林家窗外听温迪讲故事。有一天，他飞进了达林家孩子的育婴室，认识了温迪以及她的弟弟约翰和迈克尔。彼得教给了他们飞的本领，把他们带到了他居住的岛——永无乡。岛上奇幻迭出，仙女、海盗、红皮肤的印第安人以及泻湖里的美人鱼让孩子们应接不暇。彼得和走丢的孩子们让温迪当他们的妈妈，给他们讲故事。孩子们一起经历了一段惊险刺激的生活。他们和邪恶的海盗打斗，从海盗手中救出了印第安人的虎莲公主，还打败了船长胡克，让他最终葬身鳄鱼的口中。后来，不顾彼得百般阻挠，温迪还是要带着弟弟和其他孩子回家。好心的达林夫妇收留了其他的孩子，彼得不愿意长大，所以独自回到了他的永无乡。多年后，彼得回来找温迪去永无乡帮着春季大扫

除，结果痛苦地发现温迪竟然长大了，还做了母亲。他的痛苦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他发现了温迪的孩子玛格丽特，并把她带去了永无乡。孩子一代又一代地长大成人，而彼得永远都是那个满口乳牙的快乐小男孩儿。

童话故事向来是孩子们的最爱，然而我们很难界定《彼得·潘》的读者范围，因为不管哪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在彼得·潘的故事中找到震撼人心的惊喜或感动。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一部充满奇幻和冒险的童话故事，故事中的冒险情节和奇幻色彩充分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达林太太的吻，仙女的传说，神秘的泻湖，险象环生的森林，让人眼花缭乱，孩子们不自觉地就走进了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对于成人来说，它却如同一个充满玄思哲理的寓言，因为它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它有着一个对于成年人来讲经久不衰的话题——缅怀童年。彼得害怕上学，拒绝长大，有着最纯真的微笑和永不满足的好奇心，每个人都曾经拥有它，它是我们无比珍贵却一去不回的童年。长大后的温迪则是我们，我们和温迪一样，在对童年留恋和对未来的好奇中无可阻挡地长大。

富有想象力的作者巴里，赋予了每个人物丰满而生动的性格特点，我们甚至不能以一个简单的词语来概括出任何一个人物，孩子们会说彼得是快乐的，胡克是邪恶的；而长大后的人们再读这部小说，终会觉得那样的描述并不充分。作为一部成人的童话，我们看到的是彼得快乐背后散不开的忧伤，叮叮铃嫉妒背后单纯的爱情，温迪成长的无奈。

彼得一直以他的方式快乐着，成人的世界里充满了欺骗，彼得也并没有因为他的刻意远离而幸免，他只不过以另一种方式避免了伤害。当他伸手去拉比他站得低的胡克的时候，被胡克咬了一口。那是他第一次被欺骗，但他选择了遗忘，依旧没心没肺地活着。“谁也不会忘记自己遇到的第一次不公平；只有彼得除外。他常常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可他总是忘记。我猜想，这就是他和其他孩子们真正不同的地方吧。”（第八章后半部分）我们更多地记住了伤害，和温迪一样在伤害中不断长大，背负着太多的记忆和烦恼，所以最终飞不起来。然而，彼得的快乐有时却难以掩饰他的忧伤。他曾经不过是个贪玩的孩子，从家里飞

走以后，以为母亲会守着窗口等着自己回家，却发现窗子早就关上，自己的床上又躺着一个新的孩子。他以满不在乎的态度来掩盖他所受到的伤害，他不允许其他孩子们提到母亲，他不理解母亲有什么值得一提。而当他离开达林家守在窗外看着房子里温暖、欢欣的一家人，他的眼睛里充满了落寞。“他有着很多其他孩子没有的快乐，但他却永远得不到他透过窗子看到的那种幸福。”（第十六章末尾）彼得很健忘，所以每一天对于他都是崭新的，没有伤害的。可他的遗忘也有失效的时候，或许这就是彼得总是在梦中哭泣的原因吧。他是快乐的小飞侠，他也是一个可怜的孩子。

小仙子叮叮铃在故事中所用的笔墨虽不及彼得和温迪，却是整个故事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第一个婴儿第一次笑的时候，笑声就分成了一千片，它们全都蹦来跳去，仙子就是这么来的。”（第三章中间）叮叮铃是无数仙子中的一个。他们因为我们的相信而存在，只要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仙子，他们就会存活下来。“每次一个孩子说：‘我不相信仙子’，某个地方就有一个仙子落下来死了。”（第三章中间）哪怕已是成年人的读者看到这里也禁不住想：“伴着我的第一声笑而诞生的仙子又是在什么时候死掉的呢？”叮叮铃是我们纯真情感的本身。她爱彼得，她小小的身体里只能装得下一种情感，而这种情感却是简单而深刻的，让她嫉妒，让她奋不顾身地喝下彼得的毒药。只可惜我们没心没肺的童年（彼得）承受不了这么复杂的情感，很快就把她忘记了。多年后温迪问起彼得叮叮铃的时候，彼得说：“叮叮铃是谁……这样的小东西有很多啊……恐怕她已经不在了吧。”（第十七章中间）叮叮铃稍纵即逝的生命和单纯的情感让她成了故事中一个让人心痛的角色。

温迪和其他的孩子包括海盗胡克，是我们每个人，每个经历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欢欣快乐的少年，最终长大成人的我们。无论小时候的经历有多真实，都在迈克尔式的怀疑中烟消云散——“可能，压根儿就没有这么个人。”（第十七章中间）无论你有多不情愿，每个孩子都在回忆和遗忘中长大了。温迪的那句看似简单明了的一句话相信会触痛每个成年人的心——“我去不了了，我已经忘了怎么飞。”（第十七章中间）对童年的美好抒怀的同时，巴里呈现给我们的是成长的

痛苦和无奈。

整个小说在巴里的奇思异想中散发着快乐而忧伤的气息，庸庸碌碌的生活中翻开这本经典的童话故事，我们还会禁不住地在这狂想曲般的童话中对号入座，因为我们就是相夫教子的温迪，是头戴假发的法官图图，是拿着公文包在路上匆匆走过的尼布斯，是开着火车的迈克尔，是从来不会给孩子讲故事的爸爸约翰。虽然长大后的人们忘记了怎么去飞，但童年时光的美好总是让人忍不住回想。

还记得那条奇妙的梦想之路吗？——“第二个路口往右拐，然后一直往前走，直到天亮。”（第四章开始）

译者

2010年5月

目 录

Chapter 1 Peter Breaks Through	
第一章 彼得·潘闯了进来	3
Chapter 2 The Shadow	
第二章 影子	21
Chapter 3 Come Away, Come Away!	
第三章 走了,走了!	39
Chapter 4 The Flight	
第四章 飞行	67
Chapter 5 The Island Come True	
第五章 来到了真正的岛	87
Chapter 6 The Little House	
第六章 小房子	109
Chapter 7 The Home Under the Ground	
第七章 地下的家	127
Chapter 8 The Mermaids' Lagoon	
第八章 美人鱼的泻湖	139
Chapter 9 The Never Bird	
第九章 永无鸟	163
Chapter 10 The Happy Home	
第十章 快乐的家	171

Chapter 11 Wendy's Story	
第十一章 温迪的故事	185
Chapter 12 The Children Are Carried Off	
第十二章 孩子们被抓走了	203
Chapter 13 Do You Believe in Fairies?	
第十三章 你相信仙子吗?	213
Chapter 14 The Pirate Ship	
第十四章 海盗船	229
Chapter 15 "Hook or Me This Time"	
第十五章 "这次有胡克就没我"	245
Chapter 16 The Return Home	
第十六章 回家	267
Chapter 17 When Wendy Grew Up	
第十七章 温迪长大了	285

Chapter I

Peter Breaks Through





Chapter 1

Peter Breaks Through



All children, except one, grow up. They soon know that they will grow up, and the way Wendy knew was this. One day when she was two years old she was playing in a garden, and she plucked another flower and ran with it to her mother. I suppose she must have looked rather delightful, for Mrs. Darling put her hand to her heart and cried, "Oh, why can't you remain like this for ever!" This was all that passed between them on the subject, but henceforth^① Wendy knew that she must grow up. You always know after you are two. Two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course they lived at 14 (their house number on their street), and until Wendy came her mother was the chief one. She was a lovely lady, with a romantic mind and such a sweet mocking mouth. Her romantic mind was like the tiny boxes, one within the other, that come from the puzzling East, however many you discover there is always one more; and her sweet mocking mouth had one kiss on it that Wendy could never get, though there it was, perfectly conspicuous in the right-hand corner.

The way Mr. Darling won her was this: the many gentlemen who had been boys when she was a girl discovered simultaneously^② that they loved her, and they all ran to her house to propose to her except Mr. Darling, who took a cab and nipped in first, and so he got her. He got all of her, except the innermost^③ box and the kiss. He never knew about the box, and in time he gave up trying for the kiss. Wendy thought Napoleon could have got it, but I can picture him trying, and then going off in a passion, slamming the door.

第一章

彼得·潘闯了进来

所有孩子，除了一个之外，都是会渐渐长大的。他们很快就明白自己会长大，而温迪是这样知道的。两岁那年的一天，她在花园里玩耍，摘了一朵花儿，拿着跑到了妈妈身边。我想，她当时看起来一定很讨人喜欢吧，因为达林太太把一只手放在胸口上大声说：“唉，多么希望你能一直这个样子啊！”关于这个话题，他们就说过这句话，可是从此以后，温迪明白了自己一定会长大。人到了两岁之后，总是会清楚的。两岁嘛，既是终点，也是起点。

当然了，他们住在14号（他们家的门牌号）。温迪出生之前，妈妈是家里的主角。她很可爱，内心富于幻想，嘴巴很甜，喜欢逗弄人。她那颗富于幻想的心，就像许多来自于神秘的东方的小盒子，一个装着一个。无论你打开多少个，里面总是还装着一个。她那甜甜的、喜欢逗弄人的嘴巴上挂着一个吻，温迪却永远也得不到，可是那个吻就在那里，清清楚楚地挂在嘴巴的右上角。

达林先生是这样把太太娶到手的：小时候身边的许多男孩子，长大后同时发现自己爱上了她，都跑着去她家求婚；而达林先生呢，却租了一辆马车，率先赶到，赢得了她。达林得到了她的一切，可就是没有得到最里面的那个盒子和那个吻。他从未弄清楚那个盒子，最终也放弃了那个吻。温迪觉得拿破仑或许可以得到，但是我可以想象，即使他来索吻，结果也会怒气冲冲，摔门而去。

① henceforth *adv.* 此后

② simultaneously *adv.* 同时

③ innermost *adj.* 内心的

Mr. Darling used to boast to Wendy that her mother not only loved him but respected him. He was one of those deep ones who know about stocks and shares. Of course no one really knows, but he quite seemed to know, and he often said stocks were up and shares were down in a way that would have made any woman respect him.

Mrs. Darling was married in white, and at first she kept the books perfectly, almost gleefully, as if it were a game, not so much as a Brussels sprout was missing; but by and by whole cauliflowers dropped out, and instead of them there were pictures of babies without faces. She drew them when she should have been totting up. They were Mrs. Darling's guesses.

Wendy came first, then John, then Michael.

For a week or two after Wendy came it was doubtful whether they would be able to keep her, as she was another mouth to feed. Mr. Darling was frightfully proud of her, but he was very honourable, and he sat on the edge of Mrs. Darling's bed, holding her hand and calculating expenses, while she looked at him imploringly. She wanted to risk it, come what might, but that was not his way; his way was with a pencil and a piece of paper, and if she confused him with suggestions he had to begin at the beginning again.

"Now don't interrupt," he would beg of her.

"I have one pound seventeen here, and two and six at the office; I can cut off my coffee at the office, say ten shillings, making two nine and six, with your eighteen and three makes three nine seven, with five naught^① naught in my cheque-book makes eight nine seven—who is that moving?—eight nine seven, dot and carry seven—don't speak, my own—and the pound you lent to that man who came to the door—quiet, child—dot and carry child—there, you've done it!—did I say nine nine seven? yes, I said nine nine seven; the question is, can we try it for a year on nine nine seven?"

"Of course we can, George," she cried. But she was prejudiced in Wendy's favour, and he was really the grander character of the two.

"Remember mumps^②," he warned her almost threateningly, and off he went again. "Mumps one pound, that is what I have put down, but I daresay

达林先生过去常当着温迪的面吹嘘，说她妈妈不光爱他，而且还尊重他。他学问高深，了解股票股份的事。当然了，没有谁真的懂得，但是他似乎很内行，常说股票上涨啦，股份下跌啦。看到他说话的样子，每个女人都会那肃然起敬。

达林太太是穿着一袭白衣结婚的。起初，她把账目记得井井有条，几乎是满心欢喜，仿佛是在玩游戏，连球芽甘蓝也不会漏掉。但是，渐渐地，整棵整棵的菜花都漏记了，出现了一些没有脸孔的婴儿画像。这应该是达林太太合计账目时画的。这是她的猜想。

温迪先出生的，接下来是约翰，随后是迈克尔。

温迪出生后的一两个星期，父母都怀疑是否能养活她，因为又多了一张嘴吃饭。达林先生为她倍感自豪，但是他很讲实际，就坐在达林太太的床沿上，握着她的手，计算着花销，太太则哀求地看着他。不论发生什么事，达林太太都想冒冒险，但是达林先生却不会如此行事。他的方法是借助于纸和笔，如果太太提的建议把他搅乱了，他就只好又从头开始。

他央求她说：“好了，别插嘴。”

“我这里有1英镑17先令，办公室里还有2先令6便士。办公室的咖啡不喝了，大约省出10先令，这样就有2英镑9先令6便士了。加上你的18先令3便士，就有3英镑9先令7便士了。我的账本上还有5英镑，共有8英镑9先令7便士——是谁在那里动？——8——9——7，小数点进7——别说话，亲爱的——还有你借给了找上门的那个人1英镑——安静些，乖乖——小数点进，乖乖——瞧，让你给搅乱了！——我说的是9——9——7吗？对我说的是9——9——7。问题是，靠这个9——9——7，我们能试试对付一年吗？”

“当然能了，乔治。”她大声说。她是想偏袒温迪的，可是达林先生才是两个人中的主心骨。

“别忘了腮腺炎。”他近乎威胁地提醒她说，又接着往下算。“腮腺炎，1英镑，我只算了这么多。但是我敢说，30先令才差不多——别说

① naught *n.* 零,无

② mumps *n.* 腮腺炎

it will be more like thirty shillings—don't speak—measles one five, German measles^① half a guinea, makes two fifteen six—don't waggle your finger—whooping-cough^②, say fifteen shillings”—and so on it went, and it added up differently each time; but at last Wendy just got through, with mumps reduced to twelve six, and the two kinds of measles treated as one.

There was the same excitement over John, and Michael had even a narrower squeak^③; but both were kept, and soon, you might have seen the three of them going in a row to Miss Fulsom's Kindergarten school, accompanied by their nurse.

Mrs. Darling loved to have everything just so, and Mr. Darling had a passion for being exactly like his neighbours; so, of course, they had a nurse. As they were poor, owing to the amount of milk the children drank, this nurse was a prim Newfoundland dog, called Nana, who had belonged to no one in particular until the Darlings engaged her. She had always thought children important, however, and the Darlings had become acquainted with her in Kensington Gardens, where she spent most of her spare time peeping into perambulators^④, and was much hated by careless nursemaids, whom she followed to their homes and complained of to their mistresses. She proved to be quite a treasure of a nurse. How thorough she was at bath-time, and up at any moment of the night if one of her charges^⑤ made the slightest cry. Of course her kennel^⑥ was in the nursery. She had a genius for knowing when a cough is a thing to have no patience with and when it needs stocking around your throat. She believed to her last day in old-fashioned remedies like rhubarb^⑦ leaf, and made sounds of contempt over all this new-fangled^⑧ talk about germs, and so on. It was a lesson in propriety to see her escorting the children to school, walking sedately^⑨ by their side when they were well behaved, and butting them back into line if they strayed. On John's footer [in England soccer was called football, "footer" for short] days she never once forgot his sweater, and she usually carried an umbrella in her mouth in case of rain. There is a room in the basement of Miss Fulsom's school where the nurses wait. They sat on forms, while Nana lay on the floor, but that was